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容膝軒遺稿序

余鄉具論篤之士比或用曠達聞卽所覲自放
爾已夫惟其遺世故而外形骸矚然不滓湛然
自如足稱耳吳廷諫先生者宋正學柔勝公之
後金陵許國以相業顯下逮臨江文章節槩世



爲烈矣先生籍博士弟子非其好也顧時時好
爲詩旁及禁方輿地星卜術數多所通居嘗以
其命無貴法又不得永年遂謝去一切世故而
益托于詩與酒所傳酒斟竹葉杯杯盡詩詠梅
花字字新者人以爲實錄是時子福生生蚤慧
母夫人春秋高入備旨甘出課修脯產因以益
挫意獨湛如也然果年四十四以歿抑數有必
然者耶季主管公明有道術人也公明固樂與
季主論道而性嗜酒其言曰天與我才不與我

壽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吳先生卽托酒與
詩而溫克易近詩特取和平以悅志而已多不
復留草故志恒若有餘而才恒有所不肯竟其
亦善易者不論易乎公明嘗服厚于本而以術
揜其行先生不盡力于文而以德揜其才要以
所重大校可睹矣福生先造請名卿大夫爲先
生表其幽以識其大一日奉容膝軒遺稿來命
余序其二云容膝者指本靖節然陶家之五男至
不好紙筆而福生方息其父業聲藉藉諸生間

詩與酒皆超乘而上之且必有以恢鴻其先烈者昔言人不可以無子亦人不可以無年夫以無涯之知安能待有涯之生年可弗問庶惟子焉式穀繩武蓋詩之善訓也

從弟泰符詩序

余中而竊學古先大夫雅聞之謂庶可坐進此道不禁也稍長遂爲社吾宗以稱詩從叔季豹首來應兼治文于古特近子馬泰符以詩來並余從弟也而叔季方泰符兄景靈錫予及從兄

子綦輩間叅焉久之季豹學日博澹名日益用起其末年以酒荒子馬才曠朗多游閒任俠自意失其家與官猶終歲負婦人而居有色癖泰符飲中戶以上然竟席溫克使人欲罄其家釀不至若季豹之荒產厘子馬之什一而內守一室外絕挂纓跼屣之驩無子馬之癖迺始以詩廢制業又好游以弧矢自命且以貧駟之出也因以游損學故學不足以副其才而才恒有所不盡性孝友一味之甘必遠致毋所庭中率忍

詢以全恩與人期寒燠風雨數百里無爽而時
振人之急乏雖不無游大人若樓君卿何子哲
爲通隱而不妄得不噉名與其徒逡逡退讓不
以才地勝無山人之游態所至殆人人心傾之
爭以爲重客寧直重其詩而已年三十五以死
時在余城居之西閣余偕季方臨視焉蓋乙未
冬月也是後季豹子馬相次死金陵皆無年獨
余以椎無文尚存耳嗟夫把臂入林寫流風而
獨絕傷菟夢艸返長夜以何期此匠者所爲追

郢質於旣逝而先賢痛人琴之俱亡者也至若
斬焉尺口虛託延祖之孤莫適主名頓餒若敖
之鬼則季豹之與子馬有厚幸矣余將以次傳
諸子所撰著念泰符之詩傳無日先捐金授之
梓頗加刪擇而爲之評曰泰符詩清省不煩婉
潤有致其千古合者在大曆貞元之介小不諧
尚不下唐季之餘夫楚子玉之御三百乘必無
敗孫搴之精騎三千敵十萬之羸卽是亦足以
傳矣卽無後後當不泯泯泰符矣

玄水閣百一草序

餘舍濮陽孔問先生爲諸生廩縣官晚迺自免去力稱詩頃擇其玄水閣草百一首梓行之余因題之曰百一詩者魏應休璉有之品者以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蓋嘗爲曹爽大將軍長史規切時失庶幾百分一補云然于事近而于情遠孔問度吾旣隱矣焉用噉焉關當世之務而倨侮草野爲卽有詩類本諸棲遲衡門之致以流連光景優游卒歲于事

遠而于情近夫詩情之託而事以緯之者也所值異感則所發殊應休璉委質霸朝當塗之遷魄兆已見故其辭憂惋而伉越濮先生邁全盛之世退處晏如故其辭敦直而恬穠以論于工拙之外殆於詩之教猶近焉吳福生謂其取才情之適胡司封以爲尸山林之盟推挹良至非知言之選乎余聊叙所名百一者如此正不必盡合也孔問伯兄子升官廣文有晚山閣詩羣從子弟咸斐然質有其文則與德璉吉甫之諸

應頗相儷或又言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濮先生抑有所祖乎此殆不然譬貌人者妍媸溫肅必肖其人之貌俾一望而卽識其人幾欲接言笑相拱揖此良工也今而後誦孔問之詩者知其爲孔問而可矣

白雲山房詩草序

張君比孟始嘗以一二詩摯余已灑然異之然不盡比孟也最後出所爲白雲山房詩草者示余以爲是足盡比孟矣而余微窺其意不盡于

詩也比孟長身玉立氣岸伉莽每酒酣耳熱媿媿譚天下巨計批窾洞括願一有所當都人士亦以材許之迺繇太學累試京兆不薦也因以其所負幹局者用之家督畊力作家益饒而且托之游汎吳越涉淮廬弔古撫今探山水之奇而擷其秀撮名人之勝而輯其長一切託之詩清淑齷婉調諧而興適下至羽徒釋子游女伎童尙相遘寄其辭則又極恬寂之指深文綺之情與其人不甚類而觸時感事間一稍露其壯

唐表石室集卷四
心宣俗重治家而卑治古比孟既能兩舉之意
猶有所不盡焉今且謁選以北也悲歌忼慨非
燕趙之風乎說詩者以南尚華而傷于柔靡北
近質而病于勁率以比孟材劑之使衷必有進
于是者矣故是編不足以盡比孟詩卽詩不足
以盡比孟材要在官人者破拘攣而廣延攬俾
張君果一有所當則誦詩達于政之明效也余
固識比孟之大者

游燕草序

麻甥伯顧叅永昌軍事永昌古武威西涼地也
初謁選有遊燕詩數十章湯太史嘉賓余叔膳
部郎季方則旣已序之文較著甥覲歸而其弟
鳳行之版徵序余贅已將爲其近於親耶余惟
遊一也燕則客遊詩爲政涼則宦遊兵爲政兵
與詩雖異用而有可以相通者則鈞之貴精而
已夫燕之筑秦之缶皆其土風彼以其所遘感
概不平而歌蕭蕭呼烏烏也伯顧逢清晏之時
優游幕府何所用感蕃虜咸內鄉而備外藩何

所事兵涼故以酒泉名日飲無何以其餘力顯
精詩當必有進此者此劔首之一快耳余少好
譚兵不成置之而學詩以逮老且賤蓋天下固
未有百年而無事者况伏戎乎借箸席端磨墨
盾鼻子職爾甥行矣勉之脊無徒喁喁佔畢似
舅也

敬麓湯先生懿行錄序

古者舉士之典下逮漢而且先孝弟有行義不
專經術也故雖其末季清議奇節猶能不波今

制稱專重經術士釋此無繇進要但以其辭而
已蓋郡學有湯嚴之先生修辭居業將用經術
進者乎顧卒不一遇貧困抑塞以老死至有媿
諸生之恨余從先生子伯潤讀懿行錄竊悲之
按錄則嚴之孝弟有行義人也卽余睹于吾宣
士風凡數變矣當其尚通而卑疵熾趨湯先生
詠歌窮巷泠然金石之聲當其尚槩而矜已侮
衆湯先生退讓循墻夷然谿谷之指然里中少
貴無驟名先生者而先生亦不欲爲名里中夫

外不受變于物內不受變于時所性無損惡乎
用名廼久之論定有起而傳者有贊者有誅而
挽之者遠則徵情于其文近則視父于其子不
用名而名益歸之是先生既不媿爲人何所媿
諸生也者彼富貴而名湮滅不稱無施後世者
可勝道哉比歲庚寅郡舉士行于督學使者禮
特豐腆咸以爲有鄉三物之遺是時郡太守爲
漢陽蕭公故以行風士慎許可者也先民有言
使天下一人知已足以不恨以湯先生而得當

漢陽又孰謂卒不一遇耶伯潤工經術試輒首
多士必宜酌先生所爲賁志者而余復有進于
伯潤中壘阨矣不假譽於國師長文玄伯顯而
公矣尚慚卿以及長彰美傳盛則固自有所重
焉伯潤勉矣

馬長公先生二箴序

余讀馬長公檢身敎家二箴而感先生衛道切
有維世之思焉世之譚道者紛如也其最著高
極九玄深極三淵細析于繭絲牛毛而幽蘊若

鬼神與謀陰陽爲役豈不超超要以見在爲縣解而持循爲麤跡其究昌被恢恣至流莠潰泆而罔所皈底則于道謂何先生志濂洛之學蒿目斯世有味乎治天下觀于家而家觀于身之言也爲輯二箴蓋修齊之目章列聖經特彙括于周子而敷贊于先生是編自卿士以及畸人由莊語以及俚諺旁至真書靈璫方削墨筆凡與是也咸叔拾而臚載之唯以洞達易曉精確不浮其旨雅馴其辭愷直先生嘗以是訓保昌

矣猶畏壘之尸祝而授其子國子先生以容猶其先新息之誡書以容起家高第恨不獲逮事先生遂不忍驟越先生官乞爲吾郡博奉二箴傳諸梓拊身揖志爲郡士先卽所爲教多方不越是以以容之材識該澹寧不能超超上之承先意也然道本寓庸正無可越耳今拜官北矣太學賢士之關益傳益廣而先生嘉惠之勩益遠且茲以容出嗣叔司馬是爲馬次公初令郡太平良者也業有序申命鼎小子叙箴之義曰

吾聞之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石猶生我箴惟軌德馬先生蓋與民同患而爲之者乎百官昉于辛甲詳于揚雄崔胡他若巾履井竈雖義存輦鑑事涉繁蕪未有如先生之循本蹈實克衷舉要者也先生是外有詞林類語方盛行吾夫子之微言在魯論而其遺餘爲孔叢子孔之後亦多從博士顯國子先生繇小胥日駸駸貴百官有師尹之箴在當與是一二箴者共繹之

會心編序

人固要有識趣耳夫有超人之識者必有適已之趣所謂適已者足乎內無待乎外一有待則以境爲愉戚而移吾情以時爲喧寂而革吾慮甚則隨耳目之所接而皆吾障極志意之所如而非吾真簡文之在華林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夫能會心林水魚鳥何必華林哉徐甥穆如籍其語題是編蓋倣宋人之錄卧游記洛園近代都氏之玉壺米何氏慎氏之名山代拓之而參

以栖逸通以善窮又穆如之所托而處者也往
先大夫有四美編自歸田樂志而後皆巨篇可
誦穆如特掇其事與人之勝與辭之雋永有致
清約不煩者以會諸心而自適其適其識度亦
超逸矣是編行彼貴富熏危濃郁已劇倘悠然
濯以澄淵噓以冷飈乎卽草衣木食出埃壒而
臨絕冥以抗視浮雲之表下之可以釋憂勞而
代憲蘇起疲沓而奏芝朮亶哉砭俗之韶音淪
神之秘造也此其旨則玄箸領自晉賢消搖本
之蒙叟進之而風詠之見喟簞瓢之不改于道
殆庶焉寧直標雅尚豐辭條已耶

玄對序

昔賢以老不能遍名山圖畫一室臥游其中顧
畫之力不及再世而文之爲用蔭映千載卽少
文止傳畫序諸爲記者自漢封禪柳州數篇外
悉不得佳楊用修極愛水經注敘山川奇勝文
辭辨麗嘗欲鈔出以一洗宋人臥游錄之陋而
未暇也予甚感其言甲寅夏五梅雨浹旬頗饒

晝晏屬從子勸條擿酈注之所稱奇麗者因及諸書偕徐甥穆如更廣之芟蕪撮勝訖于六朝以存古之遺唐無與焉凡三卷題之玄對本孫興公語也姑藏焉遇其人神清氣和調高韵逸者出示之然此余拙于時與力故聊以自娛穆如輩且壯而游當天下山水嘉絕處將無曰是何若玄對所稱叙者乎則與世之人見一山一水而詫曰宛然圖畫也何異天下之真似相蒙也類若此明年春徐甥謀于勸授諸梓用傳同好惜不起博南山人者於道山都水之間耳

譚品餘籤序

昔論釋詩不宜蔬筍氣以言寒儉爾然不蔬筍也抑粉黛膏腴乎哉湯休寶月自是詞流無關真諦吾獨怪石門文字之于禪也可謂倒橫直豎迺復遊戲三昧歌蘭畹而艷金荃乎彼山谷尚戒泥犁龍眠且防馬趣此可知也繖山通公往嘗應期死陵黃蘗遺風一時再振塵尾欲奮兔穎間操所爲詩曰譚品餘籤者則旣久播緇

林共稱法寶矣虞部郎呂公玉繩不染俗情良
深冥契初緣慈向特序問羊適似舅之賢甥忝
司香之童子因而重研舊厥稍益新篇今試舉
五言若斷霞迷遠郭殘月冷空山過客尋初地
逢松見六朝落霞添海壯返照入江微樹影千
年月江聲九派潮侍人小子立慰客老天晴殘
星霑戶冷斜月落牕虛午鉢江村遠晨鐘塔寺
疎夜雨寒生緒秋雲薄送愁六月江宜晚雙林
樹影秋若偈若頌遠可叶宮徵于竺乾近足登
弘秀于荷澤殊超儉相亦絕綺語又不必執枯
禪而槩有漏也頃漸佛教陵夷僧祇末劫歸然
靈光者庶惟通公公方住瓦官顓精淨業而游
不越近圻跡罕涉公府瀉山之喻肉骨有以夫
若此則水月則鏡花耳矣予人將安所卽焉

宛上贈言序

山陰尹公令余邑之二年而上計再越歲而上
績績最勅進階得封其太公太夫人及其夫
人先後鄉大夫士有所以恢張其光寵而宣述

其鴻卓者具在是卽更僕未易數累牘弗能竟
令公繆謂余小子稍私其緒授而徧覽之詩賦
吾不審其所原本文吾不詳其所歸則要之無
虛美無溢稱直以質勝爾今天下之文日紛日
靡紛則支而盭於理靡則夸而遠於情左氏屬
辭比事且失也誣質勝則野吾用而從之其趣
操可睹矣昔在伊祁羣龍輔德天下和洽至其
治與不治迺遊而卜於康衢之謠不識不知之
童孺夫亦以質野無緣飾足信焉固至今喜傳

道之彼子弟而文其父母燁如芳藻穆如清風
無及于敝邑儻載筆者而務核名實傳循良則
舍宣城奚適也豈所謂史失而求之野者耶蓋
令公之爲宣城質有其文矣然大指則因而不
庸在而不治以幾于太上鼎小子伏讀 鳳書
之褒令公者曰宣城土樂俗阜易與爲理第因
之而已于是始知令公之所爲象上指也 天
子端居法宮而深啓四方之風執理道之要豈
不抑至大神聖哉臣主一指卽以宰天下無難

爲者何有于一邑往令公以計行邑三老百姓
提携擁車下有謳者頌者歌者抃者搏首者有
臥而扳者咸咨咨而吟秩秩足諷此庶昔衢壤
之遺乎顧令公謝不居驅而去茲所具又皆薦
紳先生之云文者也其故史遷言之矣載籍極
博必取信于六經若稽颡言賡歌則四岳八伯
列在典謨忘帝力而順帝則素王刪焉堯逸書
是見雖然惟信今後且未有不傳道之者因別
有紀鼎祚特叙次薦紳先生之文如此其曰宛
上贈言者志地也仁者贈人以言故尹公之所
志厚者也

兩生論草序

此王生叔舉沈生公仲所稱論草云以彼其博
于庀材而核于徵事巧于鈎玄而工于弔詭大
者磊磊細者瑟瑟殆業是者亾以加矣 今制
以文羅士庶幾近古者惟此而其人縕奇而無
以自見將圖以抒其蹕厲之氣寄其鴻暘之衷
于無所自見之中而不爲尺步繩趨所束者亦

惟此迺柄文者時時欲尺而繩之必使其步不得
得橋而趨不得疾或不必要其所狎聞而經睹見
以爲侏僂之語迂闊于事情故其人輒齟齬不
合而上冒讎古之名下申篤時之論卽兩生所
雅善張生大來左生貞人翩翩然涇之上手西
京而口建安神所鄉往且日莫遇之而覆有意
乎斯焉豈非緣以衆所易好之目而示以兼能
之器邪夫士奇矣其始奇者不可秘其終則奇
者卒不可盡蓋于是乎觀世矣論草上下二卷
所試及所私課居半世有知者不具論論兩生
曰王生者故九江守維楨先生叔子沈生寔外
兄弟云其于文學也固天性然抑所由來者漸
矣而兩生才足相適辟諸紀昌之于飛衛交射
于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爾語曰
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而矧兩生忱比肩者乎

宣城課士錄序

經術之行于今莫如宋取士斥諸科而壹顯于
經術亦自宋然而秦灰魯壁之餘如綫董存者

則漢人之爲烈也蓋其師有專門奉如功令卽出而陳議就列悉尊所聞故于時窮經有實用致理有本原顧吏治儒林漢之良史且耦而志之矣而文翁之於春秋黃穎川之于書又何合轍焉 明興士率繇經術進巨卿大賢名實較著道澤翔涌論者猶以所用或非所習去之燕郢舍之筌蹄將所以經世者非邪山陰柱南尹公令余邑通敏豈弟盡四境之內依若孔邇驚若神明其大意則孳孳務禮教敦古先嘗約邑

廣文而羣諸弟子正席執經以月有會季有程登其優匡其弗逮士亦且斐然鄉風三載課績以最上其秋課士錄適成以人事君非上臣之猶最績乎要以儒與吏無異術習與用無兩涂善則泮者合不善則合者離耳令公幼奇徒步而卽薦東越舉南宮所爲文有泠然草都人士誦之而考金石叶宮商六律具彼一映由茲王文成令公之鄉先達也修其廢祀于正學書院而吾鄉之先正若先太中二三先生咸預焉余

小子獲駿奔俎豆之末則令公之所風多士獨
文藝乎哉是錄末已更焉用余杓之言

四書小題文選序

夫能言之謂文作者言言文已而今與古異稱
大言與小言踦立則時之爲也卽大小有兼能
亦有偏至要以拾級而登盈科而進則未有不
先自小者吾友蔡曦伯選小題文四百餘首以
授梓屬予序予惟制科以來文凡累變矣然因
可以觀世焉方今輕俊之士出穎賈奇與語于

宣成弘正則必目攝之以質而已矣若靡所見
文顧茲所載商文毅岳文肅丘文莊王文恪三
數公者斑斑可考也彼其詞率根極理要敷華
飫腴是爲法言其業咸黼黻治功庇民尊主是
爲實用其爲時文德四洽莫盛

敬皇正德之季岌岌乎匡而定之屹然有衆故
文章繫乎人心關乎氣運風會日流詖邪作矣
生于心害于政曦伯固且隱憂之則謂小言猶
童習里誦始進以正卽見異物庶幾不遷故從

事小始其用心良殷已予于今久無當而竊道古嘗爲之說曰今之爲今者繆反古老莊左馬勦其麤而軼其精其敝也詭而不情今之爲古者廼襲今新都弇州挹其潦而昧其源其敝也吮而無紀蓋始也今與古分旣也今與古糅而今與今古與古又自相泮敝何有已也比塵

明詔正文體端士習督學使者焚僞書申舊詁奉德意惟謹王化首被當在宛陵元聲應響當在曦伯今之敝或其有瘳乎曦伯先人以詩舉京兆是選也于國爲遵時于家爲繼志于後學爲嘉惠三善具矣

燕遊草序

往余遊南都與閩方公子及相善也時子及郎比部籍籍稱工詩好賓客酒德甚盛已去之十年所余來吳閫遇子及猶子伯文者對太常北歸而出所爲燕遊草五十餘首讀焉夫其挾藻如春華其切理如秋實其族會俱宜一一中桑林之舞其邁往絕羣有磨墨楯鼻之氣其以古

詞寓今事微文隱諷有可爲鞞鐸之誦丹宸之
箴余於是益徵方氏之多才云顧伯文猶然待
對也昔謝傅未出東山心知阿玄而未能薦及
淝水之捷衆以爲玄材不負所舉太傅卒以顯
不避親之名伯文性儻葛長身玉立負霸王器
略亦稍托於酒歸閩與子及日飲亾何賭墅乎
屬者島夷不靜西旅孔棘亦稱脊脊多故矣
天子正需賢若渴當不次擢方公則玄之薦也
固有日且方氏世以書起家濟南伏生至老不
能傳漢掌故董授自其女子卽余所睹記方氏
若子及子伯書弟子東皆翩翩異等伯文又駿
駉稱詩修業不朽此持觀執之羔雉而已將芻
狗之矣

先鳴集序

予從子博及彙兄弟輩攻制義頗著相與哀海
內士之薦達者其始試臺省郡邑若兩雝諸曹
若庠塾所爲文而拔其尤以授梓題之曰先鳴
就質予予詰之厥義有三夫鳴一也賈桴土鼓

必集美于韶濩轅童壤父必讓能于倫夔則此固先人鳴而示之必赴者乎是一義也積學者如叩洪鐘大叩大應小叩小應雖韻無洪纖而叩有緩急則此固拊擊之初傳而鏗鏜之聲響乎是一義也柯之竹爨之材輪之鈴車之鐸皆比于音而適于用士之通僊文之晦章要自有時此特首集爾今懷才而待舉抑寧無鼓于宮聞于外者也有嗣是鳴者矣是又一義也予頷之曰二三子緣鳴之義以通樂而緣樂以會文

將以善鳴者莫如樂乎然雖良工亦必八風從律五音克同而後能上鳴天地之和次鳴國家之盛彼妖哇淫魄巧而不慙邪許嘖噓俚而不雅其爲失也鈞儻非延陵之觀師曠之審又孰與辨之顧樂有九成夫子之語魯太師一成耳九成其基矣樂由人心生而言亦心之聲也古者以司樂建學政而成其德今者以文義造士而顯其能故聞樂可以知德因文足以見道茲集出其于文殆樂之一成乎由是進之大合而

六變備程墨是已

振雅會業序

文之不同殆猶其面宗戚間黨卽父子兄弟皆不必相肖至畢聚一堂精神意槩趨作言笑有時時合者蓋天授之符而人不自曙也以文會者亦多父子兄弟及宗戚間黨無異人其人洪纖抑亢舒激顯奧有異詞而無異理卒之以咸皈於雅固亦天潛授之而人自合也雅之說始自詩之大小尊而奉之曰經迺超識玄覽之士

若陸子靜輩謂六經皆我註腳而王文成亦以康成仲晦之疏詁爲支離景響顧以帖括俳偶之文類稱雅不以泰耶今繇此取售輒梓行一草坌乎域中孰不謂雅而余概諸人之爲雅者又何寥寥鮮睹也故文之用至于今代而最輕而經術之効漸益以格東鄉有振雅會麻氏長少若孫劉諸快士也余甥子羽實爲之長尸盟焉諸英行且顯文自有具論者余惟雅者正也周續之解曰物由我正則謂之雅故或歡欣和

說或恭敬齊莊以暢其情而發其德何直在篇
什音節而已茲會之所由以正固長者事乎子
羽之季父方伯公廉靖少欲于鄉不于公一事
不妄過人一飯家唯先產口不言錢誠可謂大
雅君子矣人貌榮名夫寧有既若初所傳誦南
宮制義者久覆人醬瓿耳士固自有遠者大者
哉是歲己酉六十年之前爲嘉靖己酉麻及孫
之祖並高舉京兆天道周而復始在茲日矣適
萬里者必祝轅余因以遠大之說進

摯言初業序

古者士莫重始進故有士相見禮卽摯以明分
不傳摯則不敢見蓋尚實而賢正也今之士進
而干上非以文摯乎其爲術尊而名之曰經其
爲義嚴而命之曰制敷言陳事効抑可睹矣頃
年國是靡定里風漸囂中外之間斷斷如也慮
世者以生心害政直歸本誠淫之言夫誠則奇
衷淫則虛詭欲措之善治曷繇焉于是迨然有
成弘之思吾以爲揅末之弊當求端於初士子

之處身猶之女子論士自鄉始女子自公宮始
婦之摯不過棋棹脯脩及其進獻于尊所不過
歲時履襪使其初齟齬折步鵝異飾妖則固知
無良矣士於文所稱小試者猶女子之受敕公
宮也有傳訓則有壺儀爲女貞則爲嬪順宜早
辨諸此從子博貞一輩頗說學啓身兄弟自師
友特取今小試之文先後梓行之其志慮固甚
遠及閱所登選正正奇奇虛虛實實相生相輔
意恒在務循古質而執不能無嚮時趨時之所
至令震澤毘陵而在必有通變不窮者要無忘
其初而已矣予嘗記馮開之司成爲諸生日課
曰代雉編亦摯言之義也

青泥蓮花記序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漢宮此風
一扇女伎遞興遙歷有唐以逮勝國上焉具瞻
赫赫時褫帶而絕纓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
涵首舉國如狂匪今爲烈爾我 明睿思遐覽
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曹

雖肅樽俎燕閒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
繁有徒紅顏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粉輕煙
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不如倚門攫金是
圖頓忘入市抑或才人偶賦致白璧之微瑕至
或宕子虛名俾綠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柏而結
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嗟乎此
予青泥蓮花之所爲記也記凡如干卷首以禪
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
之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卽叅女士之目撫
彤管之遺弗貴也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
諸女史蓋因權顯實卽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
諸苦易瘳故談言可以解紛無關莊論神道絲
之設教旁贊聖謨觀者毋董以錄煙花於南部
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嚙噓臚志序

嚙噓臚志者木公與玉女投壺千二百梟而有
入不出則天帝爲之嚙噓嚙噓者笑也予取以
名是編序曰予少頗矜身擇地而蹈顧性甘笑

而不能絕口詼啁流速蓋猶鴻鵠識夜機不自
已耳比則壯齒漸頽歡情頓減出無東山絲竹
之游入有北地井臼之戾負郭之田旣賣幸舍
之客亦疏家丘賤而薛市虛固其所也於是楫
關匡坐墨墨焉若素短於口者然頗多暇日日
了一帙書其所載微而多中或肆而比俳細足
啟粲解頤大可抵掌捧腹亦不自覺其局局啞
啞欣然獨笑焉因臚次志之以代憲蘇之用而
已要非以概於正經而莊語者也雖然正經而

莊語者何如宣聖彼一日之澤不以舉國爲狂
周除之儼不以鄉人爲戲故曰一弛一張天之
道也而況諧隱謔浪無非文章罕譬廣徵足勤
繹勸又道之所必賅乎善乎漆園氏之言笑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夫適則無適非適已
忘適之適焉復事笑笑則連於人而隨以天有
所任而無所待焉復事排排適之反也自非至
人疇不以情遷而能以時推移者耶

才幻記序

一切有爲皆如幻而才非有爲者耶顧真者幻之對也當其出于機傳于籟有形有聲有藻有繪焉見非真及其入于機內于牝若滅若沒若存若亡焉見非幻余爲才幻記記凡有四仙處虛寥理原清淨乃有降在人間賦贈藥以相謔吟握椒以見期是爲仙幻妖由人興孽乘衰作乃有肆于域中投冶詞而售媚鼓狂詠而兆災是爲妖幻物稱五酉象備百姦而久遠之浮精有必能之定數故本無情而吐有情之麗語本異族而懷我族之好音是爲精幻夏致商觴曰因曰想而心微微于先覺術最大于衆占故或揆華於栩栩或答響於騰騰是爲夢幻此四幻者非道所止也亦非變所亂也幽明之故通矣動贖之用極矣而必質其所以則存而不論論而不詳焉

才神記序

夫神豈蒙金範土而已惟聰明正直者稱焉后代人神不分祠祝益廣祀典無徵稗官有作儻

唐表石室集卷四
忽狡獪翹異翔奇至遂邇于神而以文爲戲抑
或亦微所諷焉彼其諷足以遏羣邪其文足以
資多識余于中采其藻翰可熹者爲才神記蓋
未有神非才者也然才固不得盡神也

才鬼記序

說鬼者莫辯于易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若
夫取精多而用物弘國僑已先孔道之干令升
阮千里之徒或封爲有或亢爲無非冥通也夫
旣爲變矣神腐代化有無何執焉至楞嚴典出

疏鬼猶詳而謂遇精成形叅合文類則貪明爲
臯是名罔兩蓋一涉能所轉成流識將無貴乎
才已越古人神襍糅時爲物裁又聞之以道治
天下者其鬼不神要其理則人鬼合覈其用則
神人分是編予聊以隱蹟標卓詭于世外而祥
妖白召諷戒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
幽贊乎予異夫陶都水遺世采真自言望青雲
去白日不遠其論書也迺復勝才鬼於頑仙則
才固可少哉才弗可少也此其人與骨俱朽矣

音徽未沫靈爽如新有良足念者因稍詮次而
目之曰才鬼記無論頑仙猶勝耦俗人語也

與玄草自序

余行在叔子伯仲無祿則余適當戶家大人且
良食不以余當戶也卽爲博士弟子數年非其
好亦不以余急博士也故余居多暇家多藏書
因以其餘力獲胠篋焉性簡脫竟大義而已間
有所纂術亦不肯湛思以大較悅已而已初余
郡稱詩著者宜莫如先都官家大人嘉靖時郎

司農已給事中嘗從萬章甫趙鼎卿諸君子爲
詩是時余甫生余生十歲而大人勺身歸數歲
余見客客多大父行其能詩至者令習爲客和
家大人詩成亦輒令和之屬相率以爲常逮歲
丁丑先難作矣其明年春迺籍丁丑以前詩若
賦旣就讀之意不自得也蓋方余在子舍不敢
厪于遠以爲親憂家僻處宛上以取適丘里則
至言不出以務跡古人則有其不可傳其執不
得不自用而其造不得不多岐夫師心者不達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裏貳心者無成良非欺我顧茲則庭中虛矣雀
鳴在陰惡取其和竊閔墨而內傷遂稍存其什
伍械之名與玄草云叙曰與玄者本揚家童烏
事烏雖夙敏然卒以不秀余生也惟幸而免爾
楊子不逢世矻矻而庶幾一遇于玄其人可亡
論其志可愍矣先人丁 明盛之朝數用抗直
絲豈與揚子之所稱明喆焉而徒托空言以自
見非先人志也人言余小子以紹明世乎日好
多聞而名高也者其正業之謂何則玄之將爲
白也有解嘲在

予寧草自序

日余未壯而孤始當室迺稍檢押奴客循行晦
首出則應賓入則奉母卒卒無須臾之間其感
物造端亦或稱詩以諭厥志志有所迫則氣不
勝厲物有所迫則境不勝窮昔所謂學詩之士
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居三載爲庚
辰春而服禫因出戊寅以來所論著略次之名
予寧草予寧者蓋漢法亦今劄云叙曰余籍予

廣雅石室集卷四
寧要不常至毀其孳歛壹鬱何冗多乎哉殆益
信詩之本乎情矣若廬居而塊處者禮矣夫然
非余所能止也

庚辛草自序

庚辛草者余庚辰辛巳所爲詩也疆圉之難蓋
庚辰中春服旣除距辛巳之冬而我先恭人遂
覆捐養其六月姊夫鴻臚以艾終九月外舅觀
察粵西以訃至十月媼氏澂江病致其守歸卒
以不免而先是歲有無服之殤實維十月內外

之親不絕如綫此一時也往余席世資庭中無
故聚百順以事親何衍衍也彼一時矣夫古之
至人喜不毗陽怒不毗陰淵然以其神游而塊
然以其形立其次剗不能無成毀有所以圉之
無僨驕而已是歲月在西先恭人食味中肺癆
秋而病興會有司方行里選余當副陳情迺已
凡操藥以從者三閱月而余所籍詩亦以西月
竣故要多商僭之音然猶未至僨驕也則庶夫
其次者虜因本歲紀名草云叙曰人又有言龍

蛇之歲賢人蓄余狂鷲子焉負俗而行宜以其身及之者而以及所規則余非賢益可知鴻臚而下固皆賢者矣

長命縷記序

凡天下喫井水處無不唱章臺傳奇者而勝樂道人方自以宮調之未盡合也音韻之未盡叶也意過沉而辭傷繁也是時道人年三十餘爾又三十餘年而長命縷記出抑何其齒之宿才之新乎調販宮矣而位署得所無羸牙衡決之

失韻諧音矣無因重無強押猶一串之珠纍纍而不絕若九連環圓轉而無端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詞未嘗不藻績滿前而善爲增減兼叅雅俗遂一洗醲鹽赤醬厚肉肥皮之近累故以此爲臺上之歌清和怨適聆者潤耳卽以此爲帳中之秘鮮韶宛篤覽者驚魂夫曲本諸情而聲以傳諸譜者也聞道人之言曰填南詞必須吳士唱南詞必須吳兒曩游吳自度曲而工審音深爲伯龍伯起所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三
嘅伏道人亦謂梁之鴻鬯屈于用長張之精省
巧于用短然終推重此兩人也問爾時某某何
如曰才矣問詞隱何如曰法矣問章正寶劔何
如曰龜茲王廼羸也長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
耶昔人稱荆劉拜殺何如曰拜月尚已餘以其
時爲之詞乎哉道人之持論固若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陝西鄉試錄序

上踐阼十九年瑩精太平之業而于端士習正
文體猶特孳孳士漸且瞿然顧化是年辛卯復
舉士於鄉陝西巡按御史李某請典試主名有
臣某暨兵部主事臣某之 命臣等乘傳往則

河西巡按御史周某某前提學副使余某今副使
姜某所簡士既咸集迺屬教授臣某教諭臣某
某推官臣某知縣臣某某同考試左布政使呂
某右布政使呂某屬提調按察使房某僉事張
某屬監試百執事悉敕有加皆御史爲之綱紀
三試而舉六十五人并籍其文奏 御臣某當
宣言首筴蓋自臣不佞繆侍 上伏睹 上所
加惠秦抑塵且渥也時往薦曠首種不入 上
躬徒而雩蠲田租之半 詔斥少府金錢數萬

緡資與貧民項洮河中虜 上赫焉震怒爰及
在事諸侍從假便宜行邊戎部重臣出而經略
比歲以來凡 上之宵旰而圖蒿目焦慮何嘗
須臾寘秦邪爾多士秦人也夫 上平居旣已
爲振其乏蠲扞圉其沾危臣茲被 命又務欲
顯其身而致殫其用卽 聖澤穠郁靡所不暨
顧秦獨有厚幸矣臣初讀豳風繇日月星辰以
至昆蟲草木繇上下婦子之誠愛忠報以至祭
祀燕饗周悉曲備其著于民事何切也及讀駟

鐵小戎與無衣諸篇則尚氣槩操勇力先公而後私事摯勢趨理有固然以今臣縱觀諸士文其指端醇其詞葆大其敷陳今古粲若畫掌其誅謫名實信若列眉或憂深思遠或才性堅決志意鷄涌殆亦有古之遺庶幾哉延陵君子所稱夏聲焉臣悉舉而登之 天府行駸駸有所用之矣秦非周故地乎論者輒貴周賤秦以為周仁義秦富強夫魯縞匿冰狐白忌暑言貴適時也搏沙不啜芻車不駕言貴適用也臣竊計

士要在察時効實用而已關中號神臯陸海今一再無歲輒見食乏半菽至鳧茨自給胡有于滌場而稱觥虜少闌入則井燿竈夷野無青草不聞誦孔羣而偕同澤管孔門弟子言志求以足民由以有勇其師亦未始非之且富強固人主所時願有也多士試近稽剝膚之明患遠紓壽世之訐謨攷見得失之林昭晰公私之辯補苴時所闕漏而有財相分有力相營俾百姓安于田里 國家治用足便寧無憂循道而術則

術亦道適周而秦則秦亦周不抑多士所優爲哉此于上厯且渥惠秦者少報塞殆臣舉者之幾幾望也不然而第藉口仲尼之徒羞稱霸術吾其澤于道德仁義爲周之楨乎而程材校勩迺不若百里奚蹇叔由余應侯輩畫富則富圖疆則疆適于時而當于用儻意趨全軀保家室倍主位而響私交不若秦人之勇于赴公亟于尊上卽多士奇文蔚起直爲不根之游言臣卽蕭祝爲不至之虛望藉徼上寬恩不督

過臣臣詎無慙焉內慙之且臣濫竽考功得差次天下吏士異日者奉三尺而議其後亶哉其秦無人詎可委謀適不用以自解越唐王師且爲考功知貢舉謂張昌齡王公瑾文體浮豔恐傷風雅卽爲其主所夙知擯不見錄秦水深土厚其俗敦龐質直臣何傷雅道是虞間睹秦時事虜盤據內地戰守撫勦狼煩聚訟則曩時賓貢謂何假令天下治安而大較類此卽賈生憂之矣語曰觥飯不及壺飧故臣不暇覈周秦之

鹿表石室集卷五
四
貴賤而諄切以乘時効用之說進三秦之豪桀
具在此錄成臣載拜執以爲左契是舉也云云
故事得並書

福建鄉試錄序

維歲辛卯爲

上萬曆十九年凡鄉之士七舉矣福建額舉九
十人比禮官條上典試覆有更端是歲仍遵
命簡廷臣往于是禮科右給事中臣某偕禮部
員外郎臣某往福建先期巡按御史臣某馳入

境而紀綱其事已儼然式臨之提學副使臣某
以三千士有奇來試試如期掄其秀者如額并
藉文以獻御史及提調左布政使臣某右布
政使臣某監試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皆屬臣
有所爲乘韋先臣稽首謝不敏乃同考試官推
官臣某某知縣臣某某教諭臣某某等咸載讓
臣且申前請臣竊挈往牒所稱大校多緣本山
川連類物產或葆大昌會或取質其鄉先正先
生核華實則嚮精醇質初終則虔一德日蒿耳

唐書卷五十五
提不啻三令藉使臣善說詞與以水沃水何異
雖然臣旣奉繆 恩濫竽斯役矣誠期期寧能
無言臣伏念我

聖祖首設制科顓意經術則特以閩爲嚆矢易
之考亭書之元定春秋之胡氏此其人非食土
之毛者邪暨

文皇帝分命近臣采擷諸說翼以大全所爲豫
章延平楊游胡廖之屬林林乎皆閩產也天下
士童而受策長而不遷甘之若飴奉之若成憲
閩于今日洵可謂張矣然臣嘗尚論宋世抑何
其用之寡効言之勞而罔功乎頃年 勅正文
體屏斥百家絕使勿進而經術益尊夫其尊之
者彼固將有所用之耳

主上叡聖天授履符執象効百神而朝之日月
所照雷電所章卽臣等備位交戟之內恒凜凜
猶負霜雪春中彗星示異屢厯 明詔責臣等
不能先奉 德意主臣亡狀西陲多傲虜情叵
測緬酋匪茹金馬碧鷄之間幾多獸蹄象跡江

南數千里徐充趙魏之交水暎薦臻朽者未飽
創痍者猶未復也斯自爾多士所睹記亦不謂
宴然無事矣夫經術所以經世也多士業以經
術舉從縣次續食上太常應大廷之對惟
主上所任使耳橐筆而日侍細旃之上若臣等
問禹湯水暎何由虜東西擊守和孰便所爲荅
天儆弭兵端者諒必有以副上求倘出乘一
障付尺組直繫降王之頸脫尋橦度索下卽笮
尺五道遠而剖竹縮半通之綸以司牧長民邇

而獲進叅機筦預密議其爲用愈竑愈廣而恃
以益張經術之効者在茲時矣吾將飾堅衆起
而攻其瑕吾將市甘衆譁而摘其監夫衆猶易
眩也子見夫日月雷電之下有遺燭者乎蓋在
內言內在外言外雍容都雅不溺言佚助勦奔
湊不驟言勞綜之以憂國奉公先事後食善末
以立本善今以御古其効殆畧可徵已臣某鯁
鯁有過計焉要非計經術之不足盡世用也恐
多士之不必盡經術用也始臣等來按閩士文

其能澤于道德相應以理義闡先王之訓明當世之務者上也亟錄之其經義雖未大諄語稍不競而抗論陳策有可推擇者次也錄之抑有萃藻未飾其踔厲矯健氣可食九牛勇可執雕虎者次也錄之臣不敢縱尺幅溢索黍俾少年跣跣之儔得奮袂而輕進亦不敢拘攣束濕俾世之魁桀鴻儒卒俛首局趣無所致其偏長而頓其用蓋臣恭讀我

聖祖洪武庚戌首詔矣場後十日面試騎以觀

馳驟便捷射以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於麻哉 神謀淵慮其博且遠也如此夫閩之經術詘于宋而尊顯于明其用不盡效于宋而效于明多士之由經術重而躋紫陽于闕里署鄒魯爲海濱因以重閩也惟今多士之無能重經術使人謂閩宋諸儒徒勦說塗人耳目無益不如百家之適其適而爲用反加其上也盍矣今臣等並以禮爲官禮冠之醮也三加而有訓詞又聞之造萬里者必祝

轅多士茲其鳴環炙輶之辰乎行且服冕而佩
纓臣等敬援禮祝之醮之往臣等侍 上左右
久恩隆渥卽令爾多士他日悉當縣官用豈足
遽藉手報焉臣不欲一一徼惠于多士且不覆
設他日不然之疑以阻多士臣行能譎陋極不
肖所自待信薄而于爾多士是舉不庶幾有厚
道哉是舉也百執事是敦是恣而御史宣力居
多御史歆然不居也曰臣何力之有肅貞王度
翊贊文猷有 天子撫填之臣若某某等例得

並書

山西鄉試錄後序

萬曆辛卯山西復當鄉試士

上命臣某從科臣某往典厥事先是廷臣校士
四方者廩廩奉詔旨益恣亡敢骫法點賢書自
乙酉越戊子一再舉稱得士矣比言者以弓旌
四出不可供億歲舉絀宜報罷 上俞禮官議
令如初則是役也榮滋厚任滋重而以臣不諛
幸而在列懼亦滋深已自惟臣職大司農屬卽

蚤夜握籌筦兢兢當計一委吏治辦耳儻藉手
以人事君之義庶幾可論報乎錄成籍奏故事
當言未簡臣伏睹 國家都燕晉爲肩負眎前
代益重太行天下之脊恒霍輔之長河旣縈汾
沁互帶地形勝矣五原澤潞并代之交士馬魁
健甲兵犀利所爲晉國莫強焉然自文公時不
獨多曲踊超距之夫而有敦詩書說禮樂若卻
縠其人者漢龍門氏唐柳柳州各肆力于文章
貴重至今有如駟馬以先拱壁迨我 朝而河

津之薛首祀瞽宗文在茲矣論者尚執蟋蟀山
樞之遺謂晉士率樸茂過質也頃臣擘筭諸士
迺益斌斌質有其文焉夫士也地靈所棟雖無
待而興乎至其承古之風恢今之緒文采槩見
抑有所繇來矣臣試跡卻縠五才士挾新造之
邦左匡周而右攝秦楚幸以其主代興太史公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子厚見放鉛錡託神
羅池而文之用愈拙已今海寓統一運際重熙
主上神叡日修唐虞三代之業而猶廣厲學官

顯陟明儁士操方尺之牘幸入彀輒偕計對公
車解褐而登文石之陛爲郎從官次不失百里
率職索勞立躋華臚豈與彼偏雄之佐補苴一
時若董董守文史星曆而已士何可不謂遭時
遇主哉且臣私度士居恒被褐懷玉嗷嗷焉曰
吾得時則駕爾及時俛得之而庚咨咨以天下
無害雖知者無所施才其志念深矣惟是昌符
葆固元象鴻朗誠已治已安而北絙虜南孽緬
衺衺並轅兵賦匱頓天下亦不盡無害也諸士

不睹爾大鹵之金乎在冶而躍以爲吾良金也
惟人所范一出于礪而弱骨不斷繞指不前何
擇于大鹵又不睹爾冀野之驥乎驥首長鳴以
爲使造父御之必籥雲而上征也及其在秣與
凡馬無異覆何擇于冀野夫士亦有肖是者始
士羈貫以來孰不詫生堯舜之鄉平陽蒲坂其
勢如故也便章昭明其盛弗替也九官十二牧
可端委而相後先也而庠之乎霸術羞道之異
日者絜功程績脫弗若卻縠五才士得收詩書

禮樂之實效士初所憫然而厚自詫者謂何豈其堯舜在上而無二十二人者爲咨命應乎必不然矣且已邁不盡無害之時而無才可施或施而於時無當卽摘藻如春華將焉用之况文亦孰與龍門柳州多邪假令臣等舉若以文而文終不任質是若施文質兩無所底寧惟爾諸士羞舉者其何辭之與有益管者趙文子所舉於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之名號顯榮臣茲所舉幾與文子埒士慎旃哉無寧效主酬知自獻成信歸然天壤母使爾先哲得擅榮名使臣得附於文子知人之問則士不負臣臣不負
上大典亦永有光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皇帝在宥天下歲累告登煙火萬里單于備藩臣維謹離禁堯昧之樂晉在屬國公卿百執事雍容都雅且日修太平之業而有司如期請武舉士歲已卯應天則巡按御史董公寔監臨之

于時督撫中丞胡公秉鉞茲境振武肅猷暨諸
在事祇勤祇瘁以不佞某濫耦斯役役竣進二
三子約束而申令之不佞東南人也往與計偕
馮軾齊魯燕趙之墟雲中酒泉諸邊徼人鱗集
輦下綜其形魁梧其氣梟雄而沈鷺東南地腴
負良其骨體柔脆其驅鞞雪而操勃盧扶揄之
技不能當徼外什三人亦有言長江者非天所
以限南北哉比竊受命行間鎬京在望襟山帶
江其嵬疑嶮嶮如戟張劍挺秋水時至洶洶磕
磕如戰鼓列郡之重殆登三輔焉是役也鮫函
扈帶介馬而馳鳴鏑若破三尋之矛還若車輪
豈不亦彪彪武夫哉卽其人魁梧而梟鷺亡用
益矣至挾寸管而嗽形便抉利害若剡眉若指
掌烏奕乎文哉卽口章甫而手逢掖亦亡用益
矣而不佞則以今東南闐闐詩書所少寧文
廟堂方興起禮樂所拊髀而思者寧文諸士行
畢上司馬矣藉令左茅而右鉞俾爾致師形便
在目搏拏不前利害在胸旋抽作好當其時以

文則韎韁而跗注之謂何以武則曲踊而超距
之謂何是兩者將安所當以傳其臯虘始不佞
之校諸士其方略何敢遽遺而執轡如組則懣
然起其陳說何敢謂誣而一發飲羽則爽然自
失何者誠念江以南所少非文與 國家所南
顧而拊髀者匪直文也不惟其被服儒者而習
恬愉而惟繫頸摧輪之為勇不惟其浮慕賢士
大夫而藏市道而惟捐身殉國之為忠不爾即
言則古晉攻堅瑕是譚沐猴於棘刺而論搏虎

于中饋者爾抑緩急焉用之世輒以晉文中軍
驛其五才士而授敦詩說禮之卻縠屈大夫方
城漢水之言出而齊盟遂成所謂合文武而一
者也不佞其設藿今日戎馬卻走於糞戈鋌化
為鉤鉏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夫以其無所施將不給
施其無所庸將不逮庸故器不除于渙而于萃
衣袽不戒于坎而于既濟彼誠睹未形而補所
偏也越稽方叔謀猷克壯吉甫為憲萬邦爾諸

士固材官良家子詎曰無人而不佞爲藿時之
議如此諸士率齧首拜手讜言御史兵使者趣
下吏籍之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十年壬午秋遼左大捷幕府具功狀以聞

詔下爵賞有差其年冬十月天下例當武舉士
畿南六郡直指使者蔡公鷺車繡斧寔式臨之
治兵使者程公誕膺 新命督察攸司蓋 國

家方有武功行與事會二三執事矢益恣飭以

奉直指公任使圖稱

上意指所鄉于時材官

蹶張之士應檄而來者將千有奇維日癸巳進

諸士于郊而射以騎旋策躍馬其捷若鬼其矜

若舞其直中繩其方中矩作而曰美哉卽丙鉏

與孫陽合而不啻也錄之日丙申布鵠于郊進

諸士而射以步蹲甲援轂若附若拒貫心而目

不瞬接矢而塵不揚作而曰美哉卽紀昌與飛

衛合而不啻也錄之日巳亥旣望序諸棘院以

論策射覆之意在以敦說者長中軍而相夾谷

鹿裘石室集卷五
者以禮終也迺其言從橫其氣激迅其抉成害
攻堅瑕近名實矍然作而曰美哉文也卽孫吳
合而緩頰不啻矣亟錄之凡四十有五人云噫
嘻士遇合亦不數矣而諸士之于今日則猶有
厚幸焉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時者事之
會也

主上神武威德廣運款關內質稱盛烈矣而猶
親詰戎兵每飯在疆場之吏少有鹵獲賞輒隨
之資適逢世于時得矣漢故事徵六郡良家子

彼以近天子威儀爲賢惟是密邇 留京何論

三輔

高皇帝振旅渡江首登采石王業肇基良繇江
左于地重矣先代南結倭北困虜頗多兵興然
于武科或中罷間舉之具文爾屬者著爲令大
校如文舉士其舉者獲以次續食待 詔輦下
是役也直指公爲之綱紀典禮有加于事張矣
諸士可不于今日厚幸哉不佞亦幸且在事承
直指公下風顧有所厚望于諸士要非佗求多

諸士爲也卽士以射進獨不聞熊渠之射乎其見寢石爲虎也一發飲羽及其知爲石躍弗入矣彼其初其操心一也士以文進文渠有如馬服子之讀父書者乎其卒以辱國覆師爲天下笑者其應變殊也諸士籍上司馬駸駸嚮用矣一旦而授鉞登壇次之乘障剡戍援枹對壘機會斯湏何可從頌持文墨議論而已夫權不握不可以應敵志不定不可以制權脫有緣飾爲名高或巧捷爲利便內撓外挽其一者二三矣

以之持重則敝輕以之當機則不斷此眎諸士所就業與以耳食何異卽在事者抑安所釋其愚焉敵未翦則忘鼃食虜未滅則忘家構難則居先掄功則處後是爲不二心之臣守則如處女發則如脫兔周還如四時不測如風雨是爲善應變之將之兩者似異用而有交成然率皆諸士所自許能者也如是而履藉蹈會伐以時著扞圉殿邦靈以地顯俾貂蟬出于堦螿介冑興而禮樂庶以武事張仰訓直指公所爲典禮

鹿裘不室集卷五
者在諸士矣竊聞之鼓進兵者也一鼓而振再鼓而衰不佞進諸士之始愿爲一鼓焉諸士執前茅而進其益務自振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御曆之十三年是爲乙酉秋八月南京舉文士于鄉西郡得人爲盛其冬十月西郡當武舉士上司馬于時應天巡按御史龔公治兵使者周公宣威振紀眡管有加某不佞濫竽斯役韻首主臣蓋文之舉也不佞典受牘得旁闕諸士所爲文其明經訓而湛道德文士宜然至其筴將術誅名謫寔何較焉著哉雖善漁者必問宿沙今卽爾武士所嗽說豈不堅決恐或不瘡于此矣矧會 皇靈燁赤中外恬娛固期兵木無刃偃革爲軒又奚事武不佞郡國小吏竊占上意指所鄉云夫粹白之裘非一腋衆鳥之羅非一目彼其倣儻瑰瑋之人多濶達于文辭亦不盡底厲名行材有所奮則殊尤翳跡志有所

尼則誅葛橫潰越在漢代其于舉賢良方正孝

弟力田尺一甫下而夏駕之令跣踵之招卽從
從不皇英君睿擊今管何擇焉試卽爾諸士鄉
之先程忠壯汪越國若左匡政梅知巖輩非所
稱俶儻瑰瑋其人者乎當其始剗蜃椎牛誠豪
致故董一匹夫已持挺而起龕亂庇民卒之迺
助載旂常光流簡牒顧其時屬經綸草昧以故
傳鴻漸之翼依日月之末光諸士得無以今胡
粵一家麻禎砮隱第令前三四公而在卽有奇
將安施如文帝所咄嗟于李將軍恐卒不獲一

當者乎不佞逞聳之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最下攻城夫攻之不如謀業臚列矣而
綜之之數者在自審所具抑各以其時行安常
則緩帶雍容隱然虎豹際難則折關衝陷馬革
在裹志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樂時而審具
也制勝爲略不必勇名殉國爲忠不必首旤且
今醜虜特啖我互市縻我封賞似餌表之術而
已其支部士馬魁健三衛者方有二焉頃藉口
和款無復藩籬外陽信我之詛約而內嘗我之

形情狼子野心未可圖也諸士詎可謂長高枕
無事事邪稽我

成祖皇帝時虜絕數千里外猶念以爲肩背之
憂振旅深入至于三犁其庭票姚有言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諸士固挾衛霍之志而來也行起
應 詔以次備任使儻有能翦此而後朝食仰
竟我

烈祖之遺摹挾

天朝九咳之鴻籍者虜殆剖

判以來所未有愉快者也不然而平居齋咨慨
愾以不獲一當及其在事而所用非所期小則
僨師大則辱國則有司先所舉文士其文辭出
以資黼黻其篤行君子以維世風百餘曹者不
啻足矣果奚事武哉不佞初守吏从部使者往
來程汪輩所嘗環轅鏖戰處煙塵榛莽尚想挹
其英槩輒頓車裴回不能去而以今得舉諸士
于其鄉之後人間者私幸諸士幸而遭遇不至
李將軍徒興嗟于其主萬戶侯何足道哉不佞
原本反覆其以諸士敬共桑梓于情近焉此要

鹿裘石室集卷五
非不佞臆之蓋代部使者立表如此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天子御大曆服之四十年龍集壬子久道成化
文洽武翔維茲南國 祖烈昭焉是秋舉文士
于鄉冬十月當武舉士于時柱史荆公方代

上巡應天六郡實紀綱其事誌飭有加備兵憲
使饒公張公新奉 命兩牙並建叶規分陝校
簪重矣其繆緣李官典厥試天文左角李右角
將黃帝昉用兵而其書總名之曰李法其竊媿

溺其職不佞宋人也接壤淮甸因獲攷我 明
天造草昧魏鄂曹黔林林乎淮產也迺畿南六
郡不少槩見頃年文以綦盛名賢輩出霞蔚雲
烝顧卒未有以武功顯者夫扶輿之氣清淑爲
文剛勁爲武皆必有所積而後章精氣之入也
必有所集而後振武科之有鄉其名羶其禮縟
得續食上縣官儷于文未有若今日者也
上仁勇兼錫布無爲之治收有截之奇九卿大
吏不時易補而大司馬儼然在列建越小警法

及元戎遼左見告轉餉徵兵出無反汗蓋不以
百年無事而一旦忘戒不虞也諸士于今日不
可謂非膺時邁主矣行且應詔而北也國
有大事唯所用之諸士將無曰吾於騎回策如
縈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於射則若拒若傳穿
七札而貫蠹心其於阨塞要害堅瑕名實之際
亦旣策之晰而論之稔矣特執此以往爾余唯
唯否否夫至危而至變者莫如兵故無難于隄
度難于親嘗無難于游譚難于際用姑自諸士

鄉論之在逞畔藩西下楚氛甚惡則皖城爲之
襟吭海酋殘孽闌入郊關至籬門之外不留行
丁戊間太湖之豐一夫作難遂乞師於吳淞始
撲滅之今景運邳隆如日之升誠無宜過計
而兵則不可一日去者也設諸士生其時植其
所縮半通而築一障果能感之猶振落錯之猶
覆孟者乎韙矣韙矣一或不然則旋視所陳策
發論悉彊言也卽人馬相得弓手相習止一人
敵其技易以殫而于是舉也爲辜時爲負主

嚮所期保大定功以武顯而與魏鄂曹黔諸臣
先後揖讓者謂何舉者且將爲不適矣諸士殆
必不其然兵者本之以仁義而運之以權謀者
也權不設不可以應變志不定不可以制權霍
票騎不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而辭治第曰匈
奴未滅何以家爲岳武穆大言於朝曰文官不
愛錢武將不愛死則天下太平矣此其志抑何
堅決雄毅也志定則神清神清則智慧生精氣
集兵之變雖不可勝率原于壹心而已志非心
之所之乎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如是而請纓授
鉞繫南粵于闕下縣郵支于橐街俾勛在旆常
誓在盟府奚難焉古之大臣入而詩書出而介
冑入而握樞出而列闔隨用致効因應無方其
志蓋良繇先定哉敬仲有言吾舉登也已耳而
目之登所舉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不佞某謂諸士殆不其然是舉者廢耳目而獨
信心也諸士勉旃敬遵故事代柱史公憲使公
敢申誥于首簡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往歲丙午應天武舉士不佞某忝司校觀諸士所敷說蔚焉著甚迺仰嘆 國家作育人材之盛豐鎬舊京卽兔冑而豹炳如此已憬然過計謂江以南文太盛所乏非文驚虛華或隳軍實也竊欲諸士損文之有餘補武之不足諸士唯唯越三年爲己酉冬應天復當武舉士不佞某奉檄御史臺校士之役使庚濫竽焉旣蒞事猶持夙意覈多士則其馳驟若滅周還若環擅轡筴之制而恣欲於馬援弓縈繳支左屈右三起三疊曲殫其技顛精厲氣焱決電掣直上而無前較管不抑亦武勝哉某所過計爽然自失矣然更有質于多士則又益虞多士之狃于用武也

主上神聖自天威稜震懷西龕夏亂東定屬國于樂浪之墟驅久冗之逋倭而鞭撻之以大義紹箕封至播之平舉數百年不屬版圖之區宇方千里拓建兩大郡以分隸黔蜀此自我

成祖三犁虜庭以來所未有之勛代也皇哉烈
矣顧伏覩 上恭已淵穆睿思所注務耀德是
先無事則修政明禁爲內治之順有事則推輪
誓旅爲王赫之征固以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耳
比奴酋叵測遼左孤危儲饜增兵日不皇給而
宰拱戰款之議尚在紛拏安得稱晏然無事是
誠 廟堂亟材力羅魁桀之時也諸士行上司
馬矣臨燕雲而歌駿望沮水以騁驪立髮抵掌
實察時思奮焉彼奴勢漸以張其志不小也若

寧堇堇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
之命乎某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
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
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
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歛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
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
應儵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亶以技擊驅策而
已蓋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
道下迨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
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
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未有餘勁度恢則
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賑登壇智
勇迭運俾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勲飲至功
能盡謐俾上貴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
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管郭汾陽其庶當之廻
紇占者亦以爲大人胄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
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
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鬼瑣孰與廻紇
疆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戰翦此而鼃食又曷足
勤宵旰議盈庭哉某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
武相教誠茲之舉士武矣虞士之狃于用武也
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
之無已也某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瘍
劑耳則不爲愛靳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
藉以道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
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敘簡端爲後券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終



